

彈性領域～閱讀教案

領域/科目	閱讀	設計者	張榕倖
實施年級	六年級	教學時間	40 分鐘
名稱	少年小樹之歌-回到從前		
設計依據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5-III-3 區分文本中的客觀事實與主觀判斷之間的差別。 5-III-5 熟習適合學習階段的摘要策略，擷取大意。 5-III-9 因應不同的目的，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 6-III-2 培養思考力、聯想力等寫作基本能力。 6-III-3 掌握寫作步驟，寫出表達清楚、段落分明、符合主題的作品。	總綱與領綱之核心素養
	學習內容	Ac-III-4 各類文句表達的情感與意義。 Ad-III-2 篇章的大意、主旨、結構與寓意。 Ad-III-3 故事、童詩、現代散文、少年小說、兒童劇等。	
融入議題與其實質內涵	●環境教育 環 E2 覺知生物生命的美與價值，關懷動、植物的生命		
與其他領域/科目的連結	社會領域		
教材來源	●少年小樹之歌/小知堂文化		
教學設備/資源	●小說讀本 ●短文摘錄「回到從前..」		
學習目標			
1. 理解查拉幾族歷史背景和文化價值。 2. 探討文本中的主要主題，如失去、堅韌和文化認同。 3. 提高學生的同理心，理解歷史事件對人類情感的影響。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評量方式
壹、引起動機（共 40 分鐘） 【活動 1】 引起動機(5 分) 1. 先前學生已先讀過文本 1-2 次。 2. 讓學生寫出印象中的名詞(文字雲) 3. 利用 hiteach 進行提問，讓學生回答，收集學生前測資料。(單複選題) 貳、 【活動 2】 主題探討（20 分鐘） - 引導學生討論文本中的主要主題： - **失去與堅韌**：查拉幾人失去家園的過程以及他們的堅持。 任務 1: 請你畫出他失去家園最傷痛一幕的句子 任務 2: 你從文本中從哪些句子看到查拉幾人的堅持?請畫出來! 參、綜合活動 老師先自我舉例：搭鷹架（15 分） 1. 情境(困境)-遇到什麼困難？			●參與討論、 ●專心聆聽。

忍受不了煎熬而死去，接著是老人還有病人。

一開始，士兵還會讓他們停下來把死者安葬；但是，後來死的人實在太多了，上百的人死去，甚至是上千。超過三分之一的人們在途中死亡。士兵說他們只能每三天停下來一次讓他們埋葬親人，因為士兵們希望能快點把他們送到目的地，這樣士兵就可以早點離開這些查拉幾人。士兵告訴人們可以把屍體放在騾車上，但是查拉幾人不肯，他們情願背著屍體，繼續走著。

小男孩背著自己還是嬰孩的妹妹的屍體，晚上則和她並肩睡在地上。朝陽升起，他用手舉起她，帶著她往前走。

丈夫背著死去的妻子，兒子背著死去的雙親，母親抱著她夭折的孩子，他們都用手抱著自己死了的親人，繼續向前走著。他們從不轉過頭看那些士兵，他們也不看那

些圍在路旁目送他們經過的人們。路旁的人群中有人哭了。但是查拉幾人沒有。他們從不在外人前面落淚，因為查拉幾人是不讓外人看見他的靈魂的；就像他們不搭乘騾車的道理一樣。

有人稱這條路叫「淚之途」。並不是因為查拉幾人在上頭哭泣，實際上他們也沒有。人們稱它為「淚之途」是因為它聽起來十分浪漫，又很貼切地描述了那些在路旁圍觀人群的憂傷。用「死亡行列」來形容。實在太不羅曼蒂克了。

當你看見蹣跚行走的母親，懷裡抱著僵硬的嬰兒屍體，尚未瞑目的小眼睛睜開著，空洞地望著搖動的天空，你絕對寫不出任何詩句來描述那種慘狀。

當你看見父親放下自己妻子的屍身，依偎著她一起度過黑夜。當太陽升起，他又把她抱起來，然後要大兒子把他小弟弟的屍體給背好，並且告訴他別回頭看．．．．．別提起．．．．．也別哭泣．．．．．把他們的山給忘了的時候，你還能唱得出歌嗎？

即使你能，那也不會是一首優美的歌。所以人們稱這條路叫「淚之途」。

第二節課~~

任務 1: 查拉幾人如何生存?

並不是所有的查拉幾人都被帶走了。有些善於在山中求生的人們逃到山谷深處，

或是山脊的導水溝裡。他們和自己的妻子兒女，則在山中到處躲藏地生存下去。

他們設下陷阱捕捉動物，但是有時候不敢回去拾回成果，因為士兵們又來了。這些查拉幾人從土裡挖掘甜菜根，把橡子搗成粉當作食物，生吃從平地砍下來的商陸和從樹上剝下來的內層樹皮。他們在冰冷的溪畔徒手抓魚，行動像影子一般寂靜。他們的確是在樹林中，可是你看不見也聽不見他們：你幾乎無法察覺他們生存的痕跡。

但是他們到處都能找到朋友。爺爺父親的族人們是在山中長大的，他們並不熱衷於爭奪土地和利益，反而極為熱愛高山所給予人類的自由。就像查拉幾族人一樣。

任務 2: 小樹曾祖父的過往?

爺爺告訴我曾祖父是如何認得他的妻子-也就是我的曾祖母，還有她的家人。曾祖父在一條小溪的岸旁發現了一些十分模糊的痕跡。他回家拿了一塊鹿腰肉，把它放在岸旁的一塊空地上。他把自己的槍和刀子也一起留在肉旁。第二天早晨他回到空地，發現鹿肉不見了，但是槍和刀還在，而且還多了一把印地安人的長刀和戰斧放在地上。曾祖父並沒有把它們拿走，相反地，他又回去拿了幾把穀穗放在武器旁邊。然後他站在那兒，等了好長一段時間。

到了傍晚他們才緩緩地出現。先是在林間移動，然後停下來，接著又往前走了一些。曾祖父向人影們伸出了他的手。他們總共有十二個人，有男有女，還有小孩，他們也伸出了手。最後，兩邊的手終於碰在一塊兒了。爺爺說，他們每一個人都經過長久的心靈掙扎，不過最後都伸出手了。

曾祖父的身材十分高大，後來他娶了那個查拉幾族中最年輕的女兒。他們舉行了山胡桃婚禮，也就是把山胡桃木種在木屋外，只要在他們有生之年，任何一方都不能把它砍掉。曾祖母頭發上插著山鳥的紅羽毛，所以大家叫她「紅翼」。奶奶說她的身材如柳枝般纖細，而且每到傍晚，她都會用美妙的歌喉唱起歌來。

爺爺奶奶還告訴我曾祖父晚年的事情。他是個老而彌堅的戰士，雖然年事已高，卻還是加入了南方聯盟突擊隊-約翰·漢特·摩根的行列，起而反抗威脅到他的族人和他的木屋，那個遠在北方、看不清面目，他們稱之為「政府」的怪獸。

曾祖父的鬍子都花白了，身體因為歲月的折磨而變得瘦弱而憔悴。當冬天刺骨的寒風穿過木屋的裂縫在屋裡亂竄時，他身上的舊傷便痛得厲害。他的左臂膀上有一道和手臂等長、被軍刀砍傷的疤痕。他也曾被人拿類似切肉斧的鋼條給打得骨頭都快散了。皮肉之傷已經痊癒，但是他的骨髓裡總有一種揮之不去，如鼓一般砰砰敲打的疼痛。這讓他想起那些「政府人士」的嘴臉。

了。戰爭中在肯塔的時候，曾祖父一邊喝著酒，一邊讓手下們用燒紅的通槍條灼燙他的傷口好讓血止住。他連哼都沒有哼一聲。止血之後，他立刻跳下馬背又繼續作戰去他的腳踝傷得很厲害。他十分痛恨自己廢了的腳踝。那是在俄亥俄州一場荒野上的騎兵夜戰中被擊傷的。一枚圓錐形的子彈穿過他的足踝，傷口馬上腫脹，那條腿自此變成了累贅。但是他當時根本沒有注意到。與生俱來對戰鬥的狂熱在他的身體裡不斷升高。當坐騎愈跑愈快，迎面而來的風像鞭子般打著他的臉龐時，他一點也不覺得害怕，

反而有一股狂喜的情緒在心中鼓譟。那種狂喜讓這個印地安叛軍胸中充滿滾燙的熱血，拉長喉嚨發出駭人的尖叫，就像個野蠻人一樣。

這就是為什麼一個人能夠毫無意識自己的半條腿已經血肉模糊的原因。曾祖父騎著馬跑了二十多哩，當部隊停下來在山谷陰暗處勘查敵情，他跨下馬背、腿一彎，已經裝滿靴子的血水濺灑出來時，他才發現自己的足踝受傷了。

只有當他緬懷那場戰役時，回憶才能緩和他對那根拐杖和自己跛足的恨意。曾祖父身上最嚴重的傷是在他的腸子，小腹裡靠近臀部的一段。有一顆鉛彈一直留在那兒，永不止息的疼痛日以繼夜地噬咬著他，就像一隻老鼠在穀倉裡啃食穀物一般。劇痛把他的身體腐蝕殆盡。他的家人只好把他蜷曲的四肢拉開，像隻待宰的公牛一般放在木屋的地板上，剖開肚子為他取出彈頭。

由於壞疽的緣故，傷口發出腐敗的惡臭。他們並沒有施用麻醉劑，只是用裝在大壺裡的烈酒代替。老人眼看就要死在地板上，死在自己的血泊之中，他並沒有留下遺言。但是當親人們抓住他那因為劇烈的疼痛而痙攣的四肢時，他衰老卻依然倔強的身體卻像一隻拉滿的弓一般從地上彈起，淒厲如野獸般的嗥叫從這個狂熱叛徒的喉嚨中迸射而出，那是他對痛恨的政府發出的最後挑戰。他死了。「政府」花了四十年的時間，終於把他的生命給結束了。

那個世紀即將成為過去。那個充滿了鮮血、戰鬥和死亡的時代、老戰士生存的時代，還有後人賴以評量他的價值的時代，已經慢慢地走到了盡頭。充滿活力的新世紀正在躍躍欲試，另外一群人將繼續在這時光的旅程中前行，尋找他們死亡的終點。但是，只有老戰士知道歷史，只有他記得查拉幾族的血淚。他的大兒子投靠了國家。二兒子死在德克薩斯。只有從一開始就一直守候的「紅翼」，和他的小兒子還留在身旁。

老戰士還上得了馬。他還能騎著摩根種的快馬越過五根橫槓的柵欄。他仍然習慣把馬兒的尾巴截短，讓馬屁股光溜溜地沒有尾巴可以擺動。

但是當疼痛占據了他的意識、烈酒已經失去效用、像隻奄奄一息而雙翅無力的老鷹趴在木屋的地板上時，他知道自己的時候到了。田納西山區的秋日已經接近尾聲。寒風吹落了山胡桃和橡樹上最後一片殘喘的枯葉。老戰士和他的小兒子走下山谷，站在冬天的暮色中：老戰士沒有朝山上走去，因為他不敢承認自己已經再也爬不動了。

父子倆靜靜地望著山脊上那些光禿禿的樹，它們僵硬地伸出削瘦的枝幹向天空抗議季節變換的無情。他們還凝望冬天斜射的日光，不過他們的目光卻始終沒有接觸。「我恐怕沒法子留什麼給你，」老人說著，然後輕笑了幾聲，「你能從這幢木屋裡得到最好的東西，大概就是火爐裡燒紅的木頭給你的一絲溫暖吧！」小兒子審視群山。「我想也是吧！」他輕聲回答。

「你已經是一個成熟的男人了，而且擁有自己的家室，」老人說道，「我不會堅持要你保留太多我的想法，但是當旁人危及我們的信仰時，我希望你會伸出手扼住他的脖子。我的時代已經結束了，你的時代對我而言實在是太陌生了，而我也幾乎不知道該如何在其中生存下去，我覺得自己比起那個時候的老傑克，恐怕好不到那兒去。我知道你還不太熟悉山中的一切，但是山，它永遠不會改變，而我也相信，你也會永遠永遠愛著它，因為我們都不是善於掩藏自己感情的老實人。」

「我知道。」小兒子回答。殘餘的微弱夕陽已經落在山脊背後，冷冽的寒風顯得

愈發刺骨。老人要開口已經十分困難了，但他還是說了：「．．．．．我．．．．．

我．．．．．親你，兒子。」

小兒子沒說話，但他伸出手，摟住了老人皮包骨一般的肩膀，籠罩山谷的黑影已經愈來愈深，兩旁高山的輪廓也變得模糊。他們兩人互相扶持，老人用拐杖拄著地朝木屋緩緩地走去。

那是爺爺最後一次陪著曾祖父散步，也是他們之間最後的交談。我常去曾祖父和曾祖母的墳上，他們的墳緊緊地靠在一塊兒，就在山脊上一棵大白橡樹的旁邊。秋天時落葉及膝，等到寒冷的冬風吹起，才能把它們掃個乾淨。料峭的春天裡，只有吐著細小藍色花朵的印地安紫羅蘭堅忍地開放，在墳地永恆的狂野靈魂控制之下瑟縮著。

他們的婚姻依舊堅固，虯盤著凸起節瘤的山胡桃樹還是充滿生氣地長著。樹上的刻痕訴說著老夫妻之間的痛苦、快樂，還有短暫的爭吵故事。它靜靜地屹立在墳頭上頭，把他們倆緊緊地擁抱在一塊兒。

有幾個細小的字刻在山胡桃樹的枝幹上，你必須彎下腰跪在地上才看得清楚。那幾個字刻的是「埃瑟和紅翼」．．．．．。